

品 鉴

书情节趣 乐在其中

——读《书生行止》有感

傅晓慧

所谓“书生”，在《书生行止》这本书中的含义并非古代那种一袭青衿在身、满肚四书五经、力求通过考科举而走仕途的古代学子。薛冰先生笔下的“书生”一方面确乎有自况之意，另一方面也囊括了那些新时代、新社会中爱书、惜书、读书、聚书之人。至于“行止”一词，寓意深沉：人之行止故当有节，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这既是为文的法度，也是为人原则。

《书生行止》乃便携精装小开本。此书之所以能付梓成册，因属作者自己就是一个提到书就能兴味盎然、滔滔不绝的标准“书生”。鉴于时代原因，薛冰先生少年时期并没有机会进行广泛阅读，但他对书那种近乎饥渴的欲望却始终如一。好在求仁得仁，他终和书结下不解之缘，成为一介“书生”。作者既是作家，也是学者，尤其在出版、编辑方面颇具功力。对各地的文化史、地方志、书界渊源都有浓烈兴趣。于是多年来在“行万里路”的同时，总能遇到相谈甚欢的书友良师。其间也陆续续写了不少和书人书事相关的散文、随笔。结集成册，便有了这本《书生行止》。

《书生行止》共分三辑。辑一溯本追源。开篇抒怀，讲述了自己之所以对“书话”情有独钟，源头是在西谛先生郑振铎那里，正是因为看了先生的《劫中得书记》、《求书目录》、《访笺杂记》等作品，作者才开始了通过“书话”神交知己的旅程。这也就是薛冰先生自己所说的：“改变我阅读事业直至人生轨迹的，是郑振铎先生的《西谛书话》”。此外，薛冰先生还记述了程千帆、夏仁虎、陈子善、夏志清、赵萝蕤等名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平“书事”。他们中有的是和作者有过几面之缘的同行学人，有的乃是素昧平生却在道德文章、学问进益上对作者多有恩泽的前辈大家。薛冰先生将自己与他们之间或长或短、或深或浅的书缘娓娓写来，叫人深感文化的强劲力量和深厚情怀。

如果说辑一是在论师友，那么辑二便是话自身了。走上阅读、写作的道路是薛冰一生的无悔选择。就他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，不少好书完全能常读常新，如《鲁迅全集》（十卷本）、《宋词选》、《柳如是别传》、《万历十五年》等。这些经典文字不仅能坚定初涉学途之年轻人的文学信仰，而且还能指引“书生”们的学术钻研之路。

对那些和书相关的事物，作者同样乐此不疲地详细写来：多年来月夕花朝下陪伴自己浸淫于书本中的小天地——书房；和师友们一起不计回报、勠力同心创办的《开卷》刊物；对书籍未来发展的揣度和推测；文人写作常用之“笔名”的渊源流转……书情书趣，无不令作者乐在其中。

第三辑依然万变不离其宗地说“书”，不过笔触已经宕开。作者素有文人雅致，也曾海阔天空地到处游历。每到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，他都会寻找那里地标性的书店。有时候甚至还没到目的地，就已向书友们咨询好了该地特色书店的详细情况。如此情态，真可谓：书生本色，顿显无遗了！

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，“书生”代表着某种文化意味。他们文质彬彬、满腹经纶，能出口成章，也可倚马万言，有时可能还带着点小小的迂直。而薛冰笔下的书生们尽管也不乏上述特征，然而他们毕竟生活在当下，更贴近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。他们孜孜以求，目的却不在成为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两脚书橱。对他们而言，读书俨然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或行或止，皆能显出与时俱进的读书人风貌。

书界短波



天涯最新散文集《涉过记忆的河流》，日前由宁波出版社出版。

这是一本寻找乡愁密码、感悟春花秋月、引领慢生活的书。全书分“董地·痕”、“日常·印”、“江湖·迹”三辑，文笔清新、朴实，情感真挚。在字里行间，能触摸到作者温润的江南、梦回逝去的村庄，重温生命最初的底色。即使走再多的路，也走不出乡愁编织的网，字里行间是那种淡淡的惆怅与思索。

（傅 凯）

《〈易经〉印谱》

由宁波茶文化促进会编印，西泠名家、本市著名篆刻家、宁波茶文化书画院画师包根满篆刻的《〈易经〉印谱》，最近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。

《易经》又称《周易》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，被尊为群经之冠。《易经》问世2000多年来，一直为专家、学者所器重，“厚德载物”、“自强不息”、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等传世名句脍炙人口。《易经》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，是古代汉族思想、智慧的结晶，被誉为“大道之源”。《易经》广大精微、包罗万象，其深奥的哲理吸引历代专家、学者研究、注释。包根满为本书精心刻制了84方作品，并附有边款。《易经》以篆刻艺术形式出版，在海内外尚属首次。

（竺济法）